

中國文字

新二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九月初版

中國文字新二期

定價港幣 元

美金 元

外埠酌加運費滙費

編輯者 中國文字編輯委員會

出版者 中國文字社

經售者 藝文印書館

香港灣仔大道東一三五號三樓A

中國文字 新二期 目次

殷商天文志	嚴一萍	一
骨柶刻辭釋	丁 驥	六一
殷貞卜之格式與貞辭允驗辭之解釋	丁 驥	六五
契辭比勘之例	丁 驥	七九
庫一五一六佚文之推測	丁 驥	八七
武丁卜辭雜釋之一	丁 驥	九一
由小后辛說起	丁 驥	一〇一
釋互屯以與	丁 驥	一〇九
讀嚴著甲骨學	丁 驥	一二五
識字有感(一)	許進雄	一四三
文字所表現的葬俗	許進雄	一六一
鐵雲藏龜識小錄	白玉崢	一七七
甲骨文錄識小錄	白玉崢	一二三

下七垣遺址爲殷庚遷殷前故都之推測	嚴一萍	一三九
左背甲上兩個魯祭先妣的祀統	嚴一萍	二五七
再評「甲骨文合集」	嚴一萍	三一五
乙編丙編對照表	嚴一萍	三二九

殷商天文志

嚴一萍

史記天官書太史公曰：

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於宋，子章；鄭則裨竈；在齊，甘公；楚，唐昧；趙，尹臬；魏，石申。

劉昭補後漢天文志曰：

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若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慝。至於書契之興，五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鬪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之史佚，萇弘，宋之子章，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竈，魏石申夫，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爲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故秦史書始皇之時，慧孛大角，大角以亡，有大星小星鬥于宮中，是其廢亡之徵。

晉書天文志曰：

爰洎帝嚳，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昆吾紹德，年代綿邈，文籍靡傳。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于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

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暴秦燔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毀。

三書所記，自古天數之傳，淵源有緒。故開元占經引有「巫咸中外官」之書，晉書天文志載有：「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大凡二百九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爲定紀」。巫咸之名，已見於卜辭，稱咸戊，爲殷代名臣。著星圖之說，或後人出於假託，然傳說亦必有本，故卜辭所記，已見天文之驗。考班固漢書天文志曰：

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其伏見蚤晚，邪正存亡，虛實闕隱，及五星所行，合散犯守，陵歷鬪食，慧孛飛流，日月薄食，暈適、背穴、抱珥、虹蜺，迅雷風祲，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于天者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猶景之象形，鄉之應聲。是以明君觀之而寤，飭身正事，思其咎謝，則禍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

天文之觀測，前世較疏，後世加密。班固所述，是漢世之天文，其經星常宿中外官，已較晉代爲少。想像殷世所見，必不如漢志之詳。董理卜辭，可得而言者，星宿，彗孛，暈圍雲氣，虹霓、日月薄食也。志天文。

殷曆譜下編卷三交食譜曰：

鳥星，始即堯典「日中星鳥」之星鳥。鳥星，南方朱雀七宿之總名。

案堯典「日中星鳥」，孔傳：「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孔穎達疏曰：「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奎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朱鳥七宿，包括井鬼柳星張軫翼七星，鳥爲總名。卜辭曰：

丙申卜，殼貞：「來乙巳酒下乙」？王固曰：「酒，佳出帛，其出殷」？

以上丙申日所記

乙巳，酒、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曷卯鳥星。（正面）

以上丙申後十日乙巳所記

以上爲丙午日追記乙巳夜之天象

乙巳夕，出殷于西。（背面）

以上乙巳後之九日甲寅所記。

九日甲寅，不酒，雨。（背面）

圖一 丙二〇七卜圖二 丙二〇八

此爲第一卜，龜腹甲之上半，其下半爲丙五六二，亦是第一卜，中間尙有殘缺，未能聯綴，但干支相銜接，故爲一塊腹甲，辭曰：

癸卯卜爭貞：下乙其出鼎？王固曰：「出鼎」。佳大示王亥亦 .

以上爲丙甲後八日癸卯所記

（乙巳）酒。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曷卯鳥。大啟，易。

以上爲丙申後十日乙巳所記，與前版同。

圖三 丙五六二

尙有第二卜，亦屬龜腹甲之上半，雖是同文異版，而文字略有不同，辭曰：

丙申卜，啟貞：「來乙巳酒下乙」？王固曰：「酒！佳出希，其出啟」？

丙申所記，文同。

乙巳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𡗗鳥星。

丙申後十日乙巳所記，省「酒」「卯

」兩字。

圖四 丙二〇九加合四八一左下角

乙巳夕，出啟于西。（背面）

丙午日追記乙巳夕，文同。惟省略「

九日甲寅」一辭。

圖五 丙二一〇

彥堂先生謂辭中「𡗗，卯、疑皆祭名，所以祭鳥星者」。細玩卜辭，似祭鳥星與雨有關，故他辭用「雩」祭，則正為天旱可知也。

卜辭曰：

雩，庚子觀鳥星。

七月

圖六 乙一八七七加七八九五加七九九一合

此與前兩版可能為同時所卜，因庚子距丙申六日，而同是祭鳥星。則前兩版之時間，當同是「七月」矣。公羊桓公五年傳曰：

大雩者何？旱祭也。

何休注曰：

雩，旱請雨祭名。不解大者，祭言大雩，大旱可知也。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甚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

春秋之雩祭爲求旱，且有舞，竹添鴻光左傳會箋曰：

雩有二。一是建巳之月，祭以祈膏雨，恐夏旱也。此限定四月之祭，所謂龍見而雩是也。一是呼旱之祭，時當早吁則不問夏秋，隨時可祭。所謂大雩也。春秋恒禮不書，則四月之雩，未必書冊。凡書大雩，專爲旱祭。無可疑者。董仲舒云「雩，吁嗟以求雨也」。鄭氏禮注「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大抵古人釋文，或從類，或諧聲，雩字从雨。而聲近吁。故皆以吁嗟求雨解之。論語先進正義引杜注云：「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凡從于之字，有迂遠之義。故杜從賈服讀雩爲迂，訓爲遠，然於雩義不切。爾雅釋天「雩爲號祭」，蓋雩與它祭不同，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以達神明也。周禮司巫曰「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曰「旱暵則舞雩」。據是則舞雩是旱暵之事，而非常雩也。魯南門爲雩門，舞雩在城南。地官「舞師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謂「皇折五彩羽爲之。形如帟」。蓋雩祭以舞爲盛，故名壇曰舞雩。大雩猶大蒐之大，蓋遍及封內山川，故稱大也。

卜辭之雩祭，既爲求雨，亦當有舞，是否有謝過自責之辭，則不可知也。晉書禮志曰：

左氏傳「龍見而雩」，經典尙矣。漢儀，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尙旱，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閉諸陽，衣阜，興土龍，立土人，舞重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武帝咸寧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早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此雩之舊典也。

此禮後世不絕，而淵源于殷商，可謂遠矣。又有火星，當是經傳所記之大火，殷曆譜下編卷三交食譜又曰：

火即大火，亦即大辰，東方七宿之心宿也。此火者，亦即堯典「日永星火」之火星矣。古者以星象規節候之序，心三星，其中者大而且明，尤易惹人之注意。相傳「商王大火」，春秋襄公九年左氏傳云：「陶唐氏之火正 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氏傳言火星者，如昭公十七年：「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又「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三年「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四年：「火出而畢賦」。六年：「火見，鄭其火乎」？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哀公十二年：「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是火星在春秋時代，已爲普通之常識，其上承殷商，固無足疑矣。

堯典之天象，比約（ $\text{H} \cdot \text{H} \cdot \text{H} \cdot \text{H}$ ）及新城新藏兩氏，均以爲西元前二千三百年前之真實天象。（注一）則唐堯之時，已知有大火之星矣。夏小正所記，據今人研究（注二）其年代不能晚於西元前二千年之天象。故其本文四百六十三字，直可以夏代之舊典視之。

如曰：「五月初昏，大火中」。傳曰：「大火者，心也」。又曰：「九月內火」。傳曰：「內火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詩稱：「七月流火」。已及西周。案心宿在房宿之東，尾宿之西，心星居中，爲一等大星，其色極紅，故謂之大火。唐堯夏代與西周，均已認識大火，則殷商知有大火之星，必然之事也。春秋左傳襄公九年經：「春宋災」。杜注：「天火曰災」。傳曰：

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昧，以出內火。是故昧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王大火。商人闕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曰：知其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春秋時之士弱，指商人知天道，而以火爲禍敗之釁，則商人知有火星也。是否爲禍敗之釁，則不可知。故卜辭曰：

己巳卜，爭貞：火，今一月其雨？

火，今一月不其雨？

（火，今一月）不其雨？

圖七 乙二七六三加三八〇七加四
一〇〇 又合集一二四八八

有與「新大星」並言者，辭曰：

七日己巳夕堃，出新大星並火。

（七日己巳夕堃）出新（大星並火）。

圖八 後下九·一
圖九 北京四·二七·四 南師二

此為庚午日追記

史記天官書以火星主旱，今卜辭一月火見，而問雨不雨？其旱可知（註三）。又有「新
星」之記載，當與「新大星」同

貞：其新星？

圖十 合集一一四八八

辛未出酸新星？

圖十一 前七·十四·一

亦稱「大星」，卜辭曰：

王固曰：「之𠄎勿雨。乙卯允，明霍，三𠄎食，日，大星。（註四）」

圖十二 乙六三八六

「之𠄎」與「明」「三𠄎食」，皆為紀時之詞，除「明」字卜辭甚多見外，「之𠄎」
與「三𠄎食」為僅見，其在何時，尙不能定。

星辰而不名，卜辭亦尙有其例，卜辭曰：

𠄎大星出南。

圖十三 合集一一五〇四

𠄎王冬（終）夕𠄎，亦大星。

圖十四 合集一一五〇二

貞：王曰：「先大星好」？

圖十五 合集一一五〇五 佚五〇六

「新星」與「大星」，楊樹達解釋曰：

大星者，天上星大出也；新星者，天上久不見星，今新見星也。

（積微居甲文說卷上釋星）

此實爲低估殷人之天文知識，而亦不甚瞭解卜辭也。丁龍驥先生解釋此「新星」，可能爲哈雷氏彗星。其言曰：

所謂新星，當非常見之星。所見應具光芒，亦必在天空有相當長久之時間，故不可能是一般之星及行星，亦非隕星。最可能者爲彗星。其中以哈雷氏彗星周期又長（七四—七九年平均七六·〇三年一周）而史上記載凡二十九次之多，秦始皇七年（二四〇BC）所見，確爲哈雷氏彗星。由此上推以七五年周期，或七六周期，則彗星在武丁時應現於一二九〇年或一三〇三年。（武丁卜辭雜釋之一稿）

丁先生所定之年代，祇是約數，其正確之數字，猶待天文家之推算也。然卜辭之言「新星」，恐不僅爲哈雷氏彗星。其稱「日大星」猶言白日見大星。稱「大星出南」，則南方見有大星。稱「終夕」，亦大星，是終夜見有大星也。凡此所稱「新星」與「大星」，當有新指，必不泛稱「天上之星大出」，或「新見星之出」也。觀測星辰而不名，卜辭尙有其例：

貞：翌戊申女其星？

圖十六 柏十二 七柏四三

貞：翌壬辰不其星？

圖十七 合集一一四九五

「女其星」「不其星」，如指有某星將見而尙未見，則此某星者，原亦有名歟？卜辭簡短，頗費猜測，然殷商觀測星象之週詳，又不言可喻也。卜辭似又有木星之記載，辭曰：

□五□戊申出酸木星

圖十八 乙八三五七

此為殘片，是否為「木」字，存疑待考。如果是「木」字，則殷人已有五星水金火木土之認識，惟目前尚不能斷言耳。

別有「鷓星」，亦與雷雨有關，卜辭曰：

(大) 采烙雲自北西單雷口鷓星 三月 圖十九 前七·二六·三

字从商从鳥，說文所無，惟廣韻集韻均收此字。廣韻：「鷓鷓，又作鷓鴣」，論衡變動篇作「商羊」，曰：「天且雨，商羊起舞。商羊者，知雨之物也」。或者鷓星見而將有大雨歟？(註五)

卜辭尚有星字之殘片，如曰：

□星□

圖二〇 合集一一四九〇

□星□

圖二一 合集一一四九一

□星□

圖二二 合集一一四九二

□乙未星

圖二三 合集一一四八九

□星 七月 二告

圖二四 合集一一四九四

此亦有關星辰之事，貞卜頻繁，蓋為一代之典章，並非偶然為之。至於日常觀測紀錄，當必有專人守職，書諸簡策，惟竹木易於朽腐，今已不可得見矣。史記五帝本紀曰：「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太史公改堯典之「曆象日月星辰」為「數法日月星辰」，史記索隱曰：「此言『數法』，是訓『曆象』二字，謂命羲和以曆數之法，觀察日月星辰之早晚，以敬授人時」。證諸卜辭，可謂信而有徵也。原夫殷

代之觀察，確乎「日月星辰」，彌所不包，故知有日暈。卜辭曰：

辛未卜，翌壬帝，不雨。壬暈。

圖二五 丙五二九

乙酉暈，旬癸巳翌，甲午雨。一

圖二六 丙三〇七

丙寅卜，敲貞：翌戊辰王出。丁卯暈。

一 圖二七 乙一二〇六加三二三四
加六七五八合

☐暈，征啟，佳甲子暈，冬（終）☐

圖二八 合集一三〇四六

以上爲武丁時

☐旬☐各雲自東☐暈 二

圖二九 甲二五六加二七二

以上文武丁時

呂氏春秋季夏紀明理篇，高誘注曰：「暈，讀爲君國子民之君。氣圍繞日周布，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暈也」。初學記卷一，太平御覽四並引淮南子曰：「黃隨灰而月暈闕」。許慎注曰：「有軍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環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其一」。案盧景貴高等天文學第十五章論日暈曰：

用窺日鏡望太陽面，見其中間之光最盛，四邊有最清之氣包之，四邊之光所逼氣厚，故然也。日全食既時，太陽周圍白光四射，內圍尤明，與日珥之紅色相輝映，倍覺美麗，其光帶與日同心，非與月同心，則知非出於月，故謂其現象曰日暈，此日外有氣之證也。∴∴日暈在太陽兩極附近不甚展開，在赤道及黑斑帶內，其

光條有長至5至6度者，是其長約九〇〇〇〇〇〇英里矣，由其彩色帶光之波長，可知其內側為紅，外為黃，最外為紫色。

日暈既為「氣圍繞日，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漢書天文志曰：「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王先謙補注曰：

占經引夏氏云：「日暈而珥，外有一抱，所謂圍城者，外人勝」。又引孝經內紀云：「日暈中有一珥一抱，所謂圍城者，在中，中人勝」。

卜辭紀暈，亦與圍字相連。如曰：

王固（曰）：其暈☉圍

圖三十 後下二·一

☉圍

☉酉暈圍雨

圖三一 伊七五〇

此為武丁時卜辭，所紀與呂覽及漢書天文志可相表裏，至武乙之世，觀測者更記有日月之變色，卜辭曰：

☉入日又戠

圖三二 南師二·二〇六

貞日又戠其一牛不用

圖三三 寧滬一·二四六

乙巳貞酒彡其召小乙茲用日又戠夕告于上甲九牛

圖三四 甲七五五

庚辰貞日又戠其告于父丁九牛在𤑔

庚辰貞日又戠其告于河

庚辰貞日又戠𤑔四隹若

庚（辰）貞（日又載其告于）岳

圖三五 粹五五

庚辰貞日又載告于河

（庚辰貞日又載費因）佳（若）

圖三六 續存一·一九四一

辛巳貞日又載其告于父丁 二

圖三七 後上二九·六

☐月又載☐

圖三八 續存一·一九四〇

載爲赤色黃色，卜辭曰：「日出載」「月出載」者，日月之變色也。南齊書天文志曰：「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三竿，朱色，赤黃，日暈」。即記日之色變。杜美子喜雨詩：「日色赤如血」，詩人亦詠之，是古人固有見日月之變色者，（註六）殷人能記之，足見殷人天文知識之高也。望雲氣，有關於軍事，墨子迎敵詞曰：

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敗氣。能得明此者，可以知成敗吉凶。

六韜龍韜兵微曰：

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必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曰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此據宋本）

通典兵十五風俗氣候雜占引太公曰：